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中集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王宮

山中集卷六

明 卬雲霄 撰

叙類

贈喻少府歸豫章

喻子簿崇持簡而守默抱直而屏諛君子慶其必得於上下喻子曰繄古先王大同而不有分定而相忘上安下協是謂太康古道惟鬱名乃用趨剖同爲有功惟已

出上者亢其位下者甘其屈此篤厲所以難也雖然其能舍吾志以從人乎於是守官三稔祇承庶正分惟謹不以重唯疾趨為謹業惟脩不以承意集事為脩君子謂其能立莅茲有民吶吶然示人若訒粥粥然示人若無能問之故曰言以加民治之庬也能以乘知政之擾也蓄德以觀民作乂也君子謂其達本有弗若於訓抵於法明而刑之有難色問之故曰敎之以昧民乃作偽柰何肅刑以逞乎君子謂其知愛行不干於時故聞弗達

一日暢然歌于庭曰十畝其堂兮沃有桑緬彼卯陽兮樂且康時姑蘇唐子攝于崇聞其歌而曰俞子其解民事乎殆將隱矣趨而入俞子曰來何適也子知夫物乎鸖不能倫其彩以湍人之愛也烏不能變其聲以奪人之惡也况於人乎吾固不能逐逐於時也吾其歸矣不諆不卜不欲變於是唐子出謂子霄曰信已者仁之勇也惠人者仁之順也達時者仁之則也俞子其有道之士乎子其昌乃言張乃行吾將號于衆以振俗子霄曰

瞀善若饑揄善若售厚之道也吾何愛於言

贈建州守鄱陽詹公奏政

肆我聖天子奮治中興惟安民知人是急累諭宰臣慎重守令夫民邦之楨也令民之怙也守令之綱也是故統令在守裕民在令壽國在民宜國家將是務急也歲丁亥鄱陽詹公以衞部郎出守建州夫建閩之大國也匪才弗任公至謂其衆曰治大國猶治甫田也勤乃薅無俾莠驕以妨我嘉實也夫下玩則行犯上玩則回刑

行犯治之梗也回刑民之寇也是故治世之政上有直刑下有順民僉曰俞既敷政淫善者刑無舍圮族者刑無舍匪彛者刑無舍侮文者刑無舍勇以干分者刑無舍於是四民攸塈群宰舉職期而政興三年而治成公乃報政于天庭時汝叅軍攝崇事民化于公之政可卧治冬十月公取道于崇其小人曰行必得君願藩臬我土以惠我有衆其君子曰行必得君將鄉我天王以大惠于天下汝子謂子胥曰試卜之遇漸之巽子胥曰自

下而上曰漸大順於人曰巽艮山也巽風也風行山上被物廣也其輔政以漸惠于多方乎於其行紀兆以贈不敢致其私愛而豫為天下之公賀也

送范浯洲北上

浯洲子將北征過止山子為別有憂色止山子曰吾聞諸夫子卯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子能樂一卯一壑也乎何別之難也浯洲子曰咈吾聞君子居順則事志困則事祿吾將以事志也非事祿也憂進也非憂別也盖重

進則位升位升則志光是故君子慎進而後悔亡止山

子曰咈昔函冶氏得良劒獻之齊侯齊侯不以良還之
愛不及鎰越人載千金折而不售一劒也輕於齊而重
於越君子憂非良耳良必無獨知子憂不亦惑乎且吾
聞毆冶子之道矣恃剛則缺恃芒則鈍寳良者之過也
是故函之仁以韜其精飾之禮以文其用淬之義以養
其斷礪之知以全其鋒將焉往而不利哉浯洲子作而
喜曰子其良冶乎笵不遺物

贈邵北淵明府報政

惟我國家分職庶位三載乃考績以上下其秩監古制也惟按臣廣耳目於四國廵其守土察其俗尚體其情隱徵其治迹稽其聲實有嘉績焉夫然後與報聞於上酌古制也北淵邵侯初拜上高令甫期月更賢崇安既敷政崇之民富人詛之窮民謳之侯恐而疑詢之故或曰侯之政先農野而后富室急公賦而緩私稅故民之嚮背乃爾侯曰咨皆民也夫奚而不字夫治民猶治水

也疏其壅滯後緩先急則利漸且及東隄西防左瀾右
綴其傷實多夫勢有所經緯行有所后先事有所鉅細
義有所重輕情有所若逆順而循之治之則也兩而參
之政之庇也夫富羨其畝耕食其力羨畝者給人者也
食力者給於人者也蠲此錙銖助彼鈞石損此絲毫益
彼尋尺夫誰而不可詩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是文王
之所先也夫國取於民惟制是經上之禮也方物畢獻
罔敢用息下之義也紓徐以市息容與以納逋孿連箭

徵夫然後盡取之一朝民不以急乎是故積而取之重其困也分而出之疏其力也傳曰用其一緩其二王政之所不廢也而煦煦而沾沾而求悅於人人非所能也君子聞而嘆曰昜有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其侯之謂矣時當道有謀遷崇學宮者侯私憂曰茲役也民無困於財力者乎謀既恊乃曰崇有廢寺之産足克材麗民且滌場可輸力征茲其時也乃鳩工程役而敕之曰惟棘惟度其毋廢我穡事七越朔告成乃功富無

國徵農無國力於是謳者繼詛者一君子曰侯其能崇
乎政謀於義不謀於民于時侯以報政行士人相與餞
之郊子霄揚爵而壽之曰侯行當懋官侯惟大崇政以
敷治于多方絜矩之義備矣益乃位損乃志是謂不有
其始侯其圖之侯起而謝曰藉二三子之力倘末及大
王之寵靈敢不奉以周旋祖飲而別

壽彭母丁氏

彭子遂與卬子嘗遊晉安返于延津彭子得目疾阻道

于建安一日心惻謂卯子曰必遺母憂問之故曰心惻既明日至自崇者曰彭子之母疾且篤彭子憂之卯子請蓍之遇復之頤蓍者賀曰吉其辭曰維鳩于飛其子及及載翔載集爰得我食彭子疑卯子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又奚疑也夫坤母道也居而志在外震長男也出而志在內是故心動則神馳心鬱則氣餒其疾之由乎坤震會而為復陰至七而陽復子母之會近在七日疾其交復乎坤土

也坤而復生道戚也震雷也雷而復聲遠聞也母肖子其將得名乎坤變之艮艮山也其壽之祥乎詩曰如岡如陵三壽作朋復變之頤頤養也震釜象也艮居上所以受養也上九之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其子之終孝乎吉又何疑既七日彭子歸子母之疾尋復越明年而母壽六十或謀諸卯子佺脩慶事卯子曰往年觀彭子母憂而心惻可以覘子之能孝子出而憂痺可以覘母之能慈母德子賢有足徵矣吾請以昔著終之夫坤

而艮也彭母之壽其得安貞之吉乎進此固弗艾也已復而順也彭子之孝其為上九之養乎進此其弗禦也已慈其慶之始也是言也著之辭也神之告也非卯子之言也僉曰然往以著徵終以著信亦理也哉

贈旌獎汝文川參軍攝政崇安

汝子攝崇政簡而民安之既三月道靖而商歌年登而農慶深谷有老人曰今者神人胥和國其有君子之治乎倚杖出而觀政時柱史東浙虞公聞而旌之以勵庶

正或告卯子曰崇之君子聚而謀禮將實籩脩敬造公堂而享焉子盍往之卯子曰不知所謂曰將以言其獲譽也卯子曰示民飾聲非所以昭訓也復有告卯子曰崇之小人聚而謀禮咸簞食壺漿登公堂而享焉子盍先之卯子曰不知所謂曰將以言其獲上也卯子曰示民習詖非所以昭訓也汝子其將不享乎昔汝子之攝崇也予進而謁焉嘗與之論治汝子曰敦實成德名浮損志今之攝崇也予復晉而謁焉嘗與之論人物汝子

曰職命自天定志由人夫勗人以實嚳譽非情也示人以命援上非義也締覿其出政也民之有爭化之脩睦使自相枉直晦其斷也冲雅自飭人無私謁嘗曰非謝之也民直不干耳晦其薦也其上交也無諂容其臨事也無執從嘗語人曰分以興禮舍禮謀恭非所志也政在宜民泥法妨義吾不忍矣夫譽處之來物之寄也汝子必不以為華是故旌別淑慝邦之典也政之紀也物之則也於汝子奚與汝子聞之曰卯子知子哉敢不勉

而使子言之弗信

送竹隣吳少府入覲

令之謂良吏者于其才焉已耳是故文簿書者為業倄棘徵輸者為能賢果聽斷者為勤敏按臣以是求監司監司以是求郡守郡守以是求宰職則令之仕者得無以是賢乎夫簿書古以稽實今以飾欺徵輸古以定民今以病下聽斷古以殉直今以殉其好惡則令之所謂良民之所謂蠹也我崇位閩上游山高而土寒地衝而

役重故民易以困急或長貳以良稱才愈優政愈敝而民愈促吳君丞崇適宰以良擢吳以貳攝政易以近民靜以居業慈以惠物寬以憫過政不煩而民不擾時按臣監司郡守問之簿書則曰案牘未清也問之徵輸則曰民力未紓也問之聽斷則曰民志未孚也讓之退而嘆曰夫訟貴平不貴斷賦貴均不貴聚簿書貴情不貴浮吾不能以是職矣或語之曰上以是求之子而子不以應吾懼子之於譽也吳君曰君之命臣以為民所崇

何棄民以要聞于上君子聞而善之夫德華渙之本也才理渙之器也德以基之才以出之古之所謂良吏也令之為政者才足以售藝其蠱於民者幽以深鈍足以養拙其跡於治者章以淺章以淺猶可裨也幽以深不可為也是故與其才也而寧鈍與其藝也而寧拙茲吳君將述職不知令之宰相所以求於群辟者亦猶令之按臣監司郡守之於宰職與否而民所依以為安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於其行疏此以贈或因得聞于宰相

送宋穆齋照府還任建州

子胥學古而未能信恒締觀今之從政者以徵學焉夫位民上者政有所乖順澤有所乇究衆有所戴貳皆由民隱之壅達焉耳壅而弗達有三病焉明不足以燭其情其病也蔽動不足以宜其政其病也僻行不足以厭其心其病也慾崇久而無政職此之繇哉歲丙申崇寧還秩民起而告病當路者曰崇急矣乃慎其所委而誤信於所任政由舊而敝日滋民又起而告病當路者曰

崇益急矣若之何時文登宋侯為建州幕賓行浮於位於是委崇篆焉至而嘆曰紀綱者民之開治之幹也是故政之有紀綱猶國之有墉家之有垣也垣圮而墉敗侮將及矣其何以衛民夫維敝而後綱紀缺僻而後綱紀亂慾而後綱紀壞是故缺則民玩亂則民憂壞則民携夫誰而與於治宜崇民之病也於是貞其號令察其向反脩其墜闕剔其敝習程其章度肅其防戒甫三月而綱紀振興始而森如而民畏既而井如而民馴卒之

晏如而民懷宋侯喜曰民畏而後知政民馴而後知義民懷而後知教治可幾也已冬崇宰至侯將還政歸建州民相萃而憂曰何以獲侯之終恵以觀善政之成既而相謂曰安知我宰之来不猶侯之子我乎哉安知侯之去不以其子我者以告我宰之子我乎哉吾人可無恐矣子胥曰觀感應而信王道之易易也宋侯告我多矣

壽黄粹翁

卯子卧静於止止山中客有以黄翁之壽來言者卯子

曰嘗聞子粹翁之治生也植之以勤培之以儉故達且茂也夫風鵬不任其翅不能扶搖乎九虛神駿不任其足不能馳騁乎千里勞則獲不力不振道之順也市中之井泉不盈尺山下之蒙流而為澤無他積與耗之分爾宜其壽也容曰勤儉壽乎卯子曰壽之輔也又聞于粹翁之治身也重恩報謹然諾夫重恩報厚也謹然諾信也天不積厚不能冐萬有地不積厚不能奠衆形況於人乎日月不守信不能售其貞明四時不守信不能

集其歲功况於人乎宜其壽也容曰信厚壽乎卯子曰壽之基也夫人之生心為氣主氣為神馭神氣之藏性命之鄉也是故勤則無怠心儉則無侈心信則無欺心厚則無偷心不偷則神不賊不欺則神不浮不侈則神不耗不怠則神不眊夫神之所萃氣之所赴也會神於靜與道為命會氣於順與道為性會性於命與極為真壽不足言也子粹翁質美而未學守其有固足以壽達吾緒論啓其户牖可與天地相悠久惟子告之

送程貞父應選貢北征

惟我明選士有三皆監古也惟歲貢得周遺制世惟辭章競而本實荒法久而敝士畫而不奮於是乎朝廷曰貢不如科天下亦曰貢不如科聖天子奮治中興復古更化詔天下貢在得賢罔有濫否有常憲於是有司進鄉之老與其里之長勑而告曰於汝鄉汝里有積學以待問蓄德以待庸者乎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惟汝辜於是庠論其雋鄉紀其德里呈其行憲臣讐其藝而賔

興之君子曰選士之法壞裸袒睎情坊範蓋至士益輕古制復賢其至哉嘉靖壬辰程伯貞子應崇貢既行卯子上父會藍子周子徐子范子任子于乾溪以觴程伯貞子貞子曰其惟秉燭抱四方之志敢不徼惠於二三子以終所貺卯子曰子治易有司廣經明行脩之士而選於子易其備矣觀之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夫天王賓之戒以盈也故謙之辭曰無不利撝謙夫君子不以能上人撝其謙也乎於有衆是以利也貞子曰敢

不戒溢卭子曰謙而不已業迺廢故乾之辭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子其毋忘初心貞子曰敢不勉以辱君子德卭子曰上行不已道迺困故坤之辭曰敬義立則德不孤夫臨事知難曰敬見可而動曰義恊於上下曰不孤惟子圖之程子再拜曰子言盡矣遂為别於是諸子擊觴以為節歌卷阿之九章程子繼音而謝曰競競征夫長懐靡及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君子於是乎知程之行不負於上下

贈無盡上人

卭子講學於雲山僧舍浮屠氏無盡者年六十其徒請言以紀其壽卭子許之時相與遊者不悅曰孔墨楹立而道璋判宣父以攻子軻以辨彝訓聿章開我后人今夫子之與之言也言而上之潰其坊言而下之棄其忠無乃不可乎卭子曰咈子蔽於時哉昔者周德衰而左道熾將以瞶眊於天下孔孟憂之其攻而辨之也恐恐然弗縝弗嚴是懼故歷越千載吾道丕明頼厥弼也肆

惟我祖爰敷文德抵於海隅明體而視之禮畫式而視之規俾服裔於佛老者咸執從於禮樂祀祭朝慶之辰俾得絺瞻君臣上下幽明之節化久而孚故今問釋於釋釋曰不知問老於老老曰不知則今之謂釋者守其冠服宗其稱謂焉耳其服征輸稅奔走王政致愛饋親執喪三年皆相忘於堯舜之習辟之鱗泳於水而忘於水也君子曰歸斯受之炯入之久而顧欲言以出之邪且無盡慧而能謹敬賢如弗及慕禮如調饑珍文如護貝

哉行如執盈其必深探吾道之中正直晝於其教而潜以赴之矣吾將與其進也而奚病二三子喜曰夙聞末世之教有三今知聖人之化維一爾因述以贈無晝無盡笑曰卯能愛人

贈顧少府述職

邑之有簿明勾稽一賦稅裕國定民其職也夫軍國之需朝廷責之藩司藩司責之郡郡責之縣縣責之簿簿不能遍諭於其民又責諸其里之長勾其所已輸稽其

所未入按籍而刑罰之綵則失上弦則失民是故簿亦不易職也或曰國有常賦歛有常期君子行所無事亦何難於簿哉昔人嘗言之物或過求難於抱影事或倚辦急於奔星是將任怨於上乎將任怨於民乎則簿亦誠難矣崑山顧子簿崇至而嘆曰民國之榦也財民之歸也奪其歸失其所以為榦國將奚依於是歲征每緩徵而後期數為監司短之顧子曰得罪於上患在主簿得罪於下患在吾民主簿可患吾民不可患故崇里巷

無胥吏之呼而民得以優游卒歲不知邑之有簿者皆其惠也歲辛卯顧以攝宰述職天子曰能惠宜於簿再莅崇無改昔政越三載甲午顧復以攝宰述職諸里之長咸依依焉卯子曰民心不可以強致惠之萃人也如此夫政所以利民亦所以利國也中正惟則上下交裕治之成也與其先國而後民無寧得勤撫字拙催科之陽城為保障不為繭絲之尹鐸其末世之良吏也乎於其行敢以是說為當國之進退人才者言之

壽安溪岳處父夫婦雙壽

卬子讀書武夷山中坐伏羲洞取易而觀天地萬物之原時彭子以岳處父夫婦耆年疏其行徵文為壽疏曰處父矢志林壑者乃儉樸稽古自師適分而樂施政於庭式穀是似内相克敬閨門雍穆卬子嘆曰予方讀易於乾坤而得天地之性情焉於否泰而得天地之功用焉乾之文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坤之文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夫處父履遯無慕剛也稽古不怠健也

懋行而休中也刑家而從正也不亦近乾之義矣乎厥配不違有終含美無譽是謂順承之道其得坤之常乎夫健而不息乾之壽也靜而有常坤之壽也法乾效坤享年永久夫誰曰不然夫天地順其性情安其功用則上下交而為泰不交則否否者原之乎乖者也泰者原之乎和者也是故陰陽和則天地泰君臣和則邦國泰夫婦和則家道泰是故五行布而三光平四時行而萬物通天地之泰也四維張而九疇叙庶績凞而兆民植

邦國之泰也父父而子子兄兄而弟弟夫夫而婦婦家之泰也是故天地泰壽在萬物邦國泰壽在社稷家道泰壽在祚胤蓋泰者大也諸福之萃大有之慶也而况於一身之壽乎請書之取徵於其子

大觀之遊贈金子

金子將遊京師卬子語之曰今之士勤佔畢以鳴學競雕鏤以鳴文申刻論以鳴義執徑行以鳴節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夫乾坤之清寧艮坎之流止日月星辰之懸

象風霆雨露之變易寒暑晝夜之往來昆蟲草木之消息會運之升降帝王之禪繼聖賢之潛顯制度之損益雖簡之縱横人道之綱紀聲音彩色之錯紛象數形體之同異皆文也是故俯仰得於觀察感遇豁於登臨參伍通於變化探索入於高深反身體於性情考問協於古今静觀會於象意酬酢順於感應皆學也是故君子必交萬變而後盡文知周萬物而後盡學全體不息而後盡守旁行不流而後盡義吾所謂豪傑之士者然也

豈守井甃之樂負篆壁之能者得窺其户徑邪今子之遠遊也出閩關下湘楚度吳粤望齊魯溯淮徐抵燕都吾知登崇嶽而改觀濟驚濤而新目會物采而辨方聞歌謠而采俗緣禮制而顧趨仰帝居而敬度萃衣冠而讎論感興亡而弔古一寵辱而定志歷夷險而增慧則會其萬可以博天下之文貞於一可以一天下之學夫然後虚中而應不固必以梏其守權定而從不適莫以戕其義是則大觀之益也不然交於外適以奪其中所

謂出之彌遠得之彌少者也傳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夫曰鄉曰國曰天下非以衆寡大小言也第善之次耳子之玆行也亦可以自考金子曰敢不敬訓

送監叔汲領歳薦之京

卭子少而狂壯而不迈動而咎於俗卭子懼而疑曰吾行非邪何困乃爾也既而得程伯貞子剛植不仆而相

與翼焉於是執而不變繼又得藍子叔汲通敏不滯而相與翼焉於是信而不惑矣相砥淬而免於戾時聖天子籲俊更治詔下諸監司舉經明行脩之士歲一人焉壬辰崇簡程伯貞子而賓興之明年癸巳簡藍叔汲子而賓興之僉曰得人夏藍子行過卯子爲別卯子曰吾之有二子也猶墉之有幹車之有輔也舍若輔去若幹吾懼及矣子行吾其隱也何以與我藍子曰吾聞窮達曰命庸舍曰人見可曰時殉正曰貞故君子定志以懋

貞變通以趨時虛己以竢人體道以居命所以造德也故知適不變謂之固戒哉惟予卬子拜而曰胥不敏敢不銘諸牖藍子曰自吾之得子也猶畦之得鋤近鋤則治遠鋤則蕪吾今懼子是遠矣何以與我卬子曰吾聞至足不富於祿至貴不華於位至明不眩於俗至勇不奪於欲故君子反直以養勇窮理以養明尊義以昭貴蓄仁以昭足所以立業也故知進無義謂之溺惟子圖之藍子拜而曰𢡟不敏敢不志之軾遂為別

壽雙溪伯兄爻年

雙溪伯子雲霄同曾祖之兄弟也及爻萃族之衆凡若而人皆同高祖之兄弟也率其子姪章其物釆戒其牲醍陳其音器屬雲霄修其頌辭往為之壽雲霄曰諮吾聞之太上有民德而忘分其道曰淳中古有民分而忘禮其道曰化下古有民緣禮而飭其道曰治是故德衰而後分辨分夷而後禮始禮敝而後文熾文廢而後天下之情四潰是故古人重分而愛禮令人重禮而愛文

雖然文以興禮禮以閑分分以位德故君子之於禮也不以文廢昔者先王重養老之禮所以教天下之孝也重昭穆之禮所以教天下之弟也重宗子之禮所以教天下之睦也孝以仁其老弟以仁其長睦以仁其族仁立而親親之義盡矣茲役也三善之道備焉尚齒以昭敬也隆長以昭叙也敦族以昭厚也在昔先民之訓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不亦重乎古禮不講俗日下偷厚薄親疏長幼之分日以濛裂君子無寧緣

文而愛禮哉夫厚薄乖謂之紕德親疏乖謂之紕義長幼乖謂之紕禮三紕作俗日不可為矣吾樂茲役之能懋俗也夫萃族可以觀仁萃愛可以觀義萃敬可以觀禮萃順可以觀報衆美萃可以觀德詩曰俾爾戩穀罄無不宜言所萃之多也伯子其將輯熈于純嘏予僉曰善於是子軻子權以長於有衆則尸禮子昉子柄子林子蒍以達練董所有事而統之曰侙曰瀚曰桓曰朴曰敦曰旦以恪而顏所執不以攝懼勞而或弛也曰雲門曰

雲臺以嘗學問節文其所習命之擯以佐禮雲翰雲霽雲鶴雲鴻授之聲歌以侑觴曰良材曰一桂曰一柟曰京曰所道曰之道咸以旅酬之禮故以少從時伯子率諸子盛冠服迎之表門之左再拜而升於兩階禮既成乃延諸父之長以次陳席卑尊咸集萃族而大享焉諸子起而歌行葦再歌常棣其聲紆紆然司歌者起而歌角弓以和之其聲殷殷然君子聞而曰卭氏之族其後乎上下和而能敬

贈胡丹山少府還政甌寧

崇小國也當七閩之衝不百里而服郵傳之役凡三舍歲產不足三萬而供具無虛日莅茲土者皆以為繁劇之國或任才以逞令有所行政有所必從罰有所必加役有所必征供具有所必費刻期以集事凡里胥之役於官者蹷蹷焉相率於路窮力張喙而應接弗暇自謂優於其位不知政日偷而民日困上恬下憊久矣崇之為敝國也歲辛丑崇之長貳時胡子簿甌有懋聲當

路簡任而委纂焉胡子嘆曰木煩於振風者不秋而脫水煩於危川者不激而號物煩則病民煩則困知其所由困則知所由安之矣於是緩不棘之役省得已之費去妨民之政無從已之令有質平於庭雖得其情必曲諭以義使自相悔勸事有咈於情亦不輕箠樸以將其怒未數月民是用親里胥之徒獲就其業以供其役而從容於寢哺之安境治帖然若不知有縣官者卯子歎曰吾嘗讀書至無羊篇而得牧民之道今於胡子徵之

夫牧以牧為事者也縱其降飲寢訛之適而事於薪蒸雌雄之獲是舍所有事而職思其外矣詩人何以取之惟其不以牧牧之乃所以蕃其牧也使謀地而日驅之引縶而時聚之雖芻若卯陵失其所以為性為牧何哉蓋勞逸異情順之則適擾之則困大都然也此任才者所以勤而寡功而相安無事者之速效也太上之治耕而食鑿而飲出作入息而相忘於帝力夫豈有他無為爾胡子之政不能使民之不知亦可語行所無事之知

因其行紀其事以贈且以告作聰明於多事者

壽范母

徐孺人者浯州范伯子造士之母少府石泉翁之妻也初少府翁將仕請母即禄母曰吾倦於勤憚道於回遠汝惟懋乃業吾蔬食且旨汝罔懋業吾將禄食不飽往哉勉德事君毋以予故翁退有憂色孺人請曰夫子將有君而不色豫何也翁曰豈予知哉昔人不屑斗筲之從以違色養表陳情賦思歸是亦人子也柰何去母從

君吾悔吾志也孺人曰竊聞之善親者養志其次養體善子者勞之義不敗之以姑息今夫子仕遊而毋不聞望知毋將義之勞不知夫子將志養乎體養乎吾聞歐陽子謂無離憂者無志樂亦君子所與也而謂非邪翁曰予行將女以相則毋氏奚依孺人曰婦人之道義莫重於從禮莫大於孝夫飲食衣服細故也羈旅之從用具孝敬承事禮之大節也敢不敬事請以羈旅辭而願待命於姑所也夫臣業或缺君子之羞婦事罔飭將誰

其咎往哉勉德事君毋以母故翁謝曰女惟克順吾無懐矣乃戒裝以行時翁之子在總角翁曰隨母曰居孺人曰吾訓諸於是祇承於姑敬而能禮恵而有恪和德而孚衷動順而便體備物而應具先事而投適且曰訓子以親仁來善師業聖賢爰樂姑志故翁雖賢勞王事間闊在外凡二十有年而母順養康樂不覺翁之去其左右而翁亦得以攄其抱而立其位無内顧以亂方寸者皆孺人有相之力及翁致臣毋尚豐頮強力心神不

衰而子亦德業大成邦人推慕故君子每以刑于頌翁而以安貞之義歸孺人也夫僭榮爵而享尊逸性豈與人殊哉孺人去此而甘獨旦以周旋於姑側不忍一日而遠去者必其性分之不可解而天下無足以奪之也其去衆人奚翅十百歲癸卯孺人年六十因書其行槪壽之以俟職史者之采以告天下後世之為人婦者

贈董東屏明府膺獎

崇七閩之㑋國也仕遊者往來於南關日相踵武居士

之民富其糇糧飾其驂乘備其供帳戒其從衛執其徒役日不遑處是故民日病而財用日困守土之臣於送往迎來偷則失上豐則失下失上則謗興失下則怨生崇亦難宰之國也東屏董侯拜崇令或為之恐曰國之敝也如之何侯曰吾聞治敝民猶烹小鮮也是故民擾則疲魚擾則餒善調者定之以靜而熟之以漸耳是故不患國之無政而患治之無權也奚其敝既至首與民相約曰吾無新若令以眩女聽無更若政以亂女從女

唯閑女分職女業吾民之良也於是開誠以北下鎮靜以休力裁節以舒用擴度以容過緩期以視成甫期年上下相安崇國用治於時御史南湖徐公巡其疆土嘉其政尚而旌其治績以為諸郡勸於時二三君子相率為俟壽命辭於子胥胥曰諾敢不供筆墨之役以從執事乃言曰夫庶臣分長牧之責其業官也滌志明義脩其絜也守箴恪位貞其度也鞠躬盡瘁坊其瘝也因時立政酌其動也四者庶臣之所以自成匪名之務惟夫

按臣有耳目之寄其業官也周詢廣諏懷靡及也旌別淑慝明典章也章采樹聲廣勸懲也升賢引能成忠蓋也四者按臣之所以自成匪市之私也夫在下位者業下不畔援以歆名在上位者業上無黨比以樹私二者勢若相戾而實相成也今薰侯以靜定收衆不更張以自遑不炫耀以謀譽是圖其所以宜民而不圖其所以自宜侯之仁也徐公以綜核采實不上攷於紛更不録才於炫耀是取人於所知而不取人於所求知公之明

也吾聞有道之世明於得人而仁於得政是故觀動可以知政觀政可以知德觀德可以知治世道之升行於此卜之

壽表姑曁氏六袠

予嘗讀禮經至内則見古昔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當是時自朝廷宫壼以及委巷閭門之間莫不有女師姆訓以教其婦人女子所以養性情之正習禮義之閑者莫不備至及讀二南詩僅二十有五篇而十有九

篇皆爲婦人之詠夫二南紀文王之化何南國之風顧無足采而獨於婦人女子之詩居多是知閨門爲敎化之原夫婦乃刑家之始古之王者所以深致意焉故於內則而得王政之端於二南而知王化之成末路教荒驅善疎術雖丈夫子有終其身不辨黜晝者况於婦人女子尚望其知學乎宜其行靡靡而俗混混也然予嘗謂教有湮逹而性無今昔世豈無懿質懋行潛合古人之教者乎得若人表焉閭黨之間使凡婦人女子習聞

而奮興將必知所聘取以自善亦足爲斡轉風俗之助
時予表姑有曁氏者早適畏軒吳孟父孟父初業儒日
以宦學遠討爲事而曁於內政周舉無墜不少分其營
慮以坊所業有所來之賢則精具燕俎以應其謦欬之
饗既而孟父洗志於進取遂與宴然卭壑贊其嘉遯及
中歲不育乃數請備副貳以爲似續計於其所生而鞠
訓之勤視如已出其視昔之剪機爲牏解佩無愛樛木
成詠更飾以就隱感誠而自訟者當不多讓矣則予謂

表馬閭黨之間足以軫轉風俗者非邪歲甲辰曁齊壽
六袠張子鵬以戚屬請言於范子仲梁梁曰予分㸒也
闡德為阿既與傳信於公邪乃讓於卭子伯霄霄固讓
不得命因論教化抽緒於閨門而風俗薰襲於觀感使
世知師而承之則於凡為人婦為人母之道將無缺矣
夫以一而風百以百而風於無窮俗不其幾乎吾聞壽
之為言久也傳曰久莫久於立德壽莫壽於令名夫善
俗立德之章也立德令名之榦也考成有終請以紀壽

贈張南疇遷教瀧水

止止山人將祿隱於下位乃謀諸心曰民社匪寄案牘弗勞率禮度而周旋托師道以自重莫如教職於是遂乞教職既而感宣父於乘田委吏必敬厥業則日求所以立乎其位者恒恐恐焉或曰師道莫如嚴是故孟處賓師泰山其嚴游揚立雪程道其南故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人知敬學山人以為然及覩南疇張子典司崇訓則心易而氣和簡外而愿中體敬而達恕其為

教也和德以觀之粹容以比之巽説以繹之順節以造之人未嘗見其有嚴顔厲辭之變士皆得以展其志意攄其見知從容於辭問之間以就正焉退而往往有坐春風之嘆君子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張有之矣於是化日洽而聞日流歲甲辰乃遷教瀧水山人感而悟仰而嘆曰吾得師矣昔舜命契為司徒以親百姓首敕之曰敬敷五教在寛易於蒙之九二取包蒙之吉在上九有擊蒙之戒旱麓之詩美文王也詠其作人歸之豈弟

則古人所以教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夫天下之物湼之可以更其色薫之可以奪其氣亦曰襲染於漸非力致而強取之也使進而不顧其安授而不諒其材去輔而不反者幾希則南畤張子養材於裕者其有所授乎然則所謂嚴者果非邪曰惟夫模範失則受直而怠事於是乎嚴之說以矯之夫嚴非嚴也去其寬非所寬耳是故張而不弛文武不為弛而不張文武不能則張弛之道固寬嚴之濟也雖然山人别而言之治己莫如嚴

待物莫如寛是故慎言動之節嚴義利之辨戒謟瀆之交達用舍之命是君子之善用嚴也優之游之以俟其安饜之飫之以俟其化若江河之漬膏澤之潤是君子之善用寛也南疇子之教崇者吾既得之不知其將以敎瀧水者猶夫是也抑復有他説乎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子之行其無斁哉

山中集卷七

明 卬雲霄 撰

記類

賔菊堂記

賔菊先生治周易順陰陽之消息謝闢達於當時結白雲之廬開青草之池壘石而甃編篔而籬鉏雲竟畆種菊成畦惟時金風振宇玉霜肅林群芳觽艷瑞品流馨

負衆彩以呈姿殿百花而不伐臨風橫態舞日生媚先生瞻對終日沈坐敬止樂而歎曰眞吾之佳賓也左右曰何哉取爾也先生曰盍觀乎其含化者如待沽以自韞展榮者如應期而覯光挺而拔者如賢秀拳而曲者如蹇藏疏者如特立不仆繁者如連茹而將傾而顧者如語翹而拱者如望其交加也如親其次第也如讓其正而直也如端人向而輔者如明相淡者如清修之彥麗者如貞淑之莊就凋者退於功成吐華者展其含章

困霖而披者如沈醉乗飈而鬬者如大壯群品咸賓乃聚斯堂相覿而善樂不可忘予胥聞而嘆曰昔者孟嘗君客珠履三千萃庭千古爲侈卒爲鷄狗之雄貽君子之鄙今先生群芳是賓輔仁於己其視田文之門何如也自晉以還卓哉靖節開荒徑謝彭澤曰與田翁野老忘機而侶相飲而陶撫景而賦詩感物而寄傲將不知俯仰之高深升沈之明晦鬼神之詘信形色之聚散況區區富貴貧賤亨屯順逆能少挂其脣臆哉今先生之

居此堂也陶翁之樂克備有之敢為先生壽於是先生載色而興抗音而歌曰結廬人境心遠地偏採菊東籬南山悠然又歌曰曷彼穠矣灿其華矣我有佳賓德音懷矣君子與其有陶之風焉

晝錦堂讌記

惟歲壬辰范子叔致政歸自博羅且陟艾張子伯開彭子伯遂謀諸子胥卯子先期簡于四郊爰集厥旅講脩慶秩仲秋既望之三日癸巳藉溪連子鍾子汝彭子雅

至自東郊劒嵓程氏雲鳳子仲文奎子孟亦至自東郊屏峰邱仲甫乾亨氏雲門氏至自西郊平川董仲子大爵至自南郊暨中城彭一德子孟翁一秀子季徐子伯佶相與會于止山草堂協敬而戒豫甲午之旭卜從陳樂樹綵納繒而發子叔之子梧偕弟桐御于道子叔御于門三揖而入讓而升堂敬交以成禮迺陳几縟獻酬旅錯樂具和奏子叔曰二三子惟茲寵辱敢請卒貺以承訓德於是乎伯開洞酌子遂子德子秀子佶和之子

叔曰昔藉天王之寵靈輔牧惟民罔敢施厥惡以懟于有衆其何能德子鍾速子賦采繁子汶子雅和之子叔曰臣輔之猷進退之節盛德者當之不敢拜辱子梧進而曰公侯非疑固所辭宜恪共于有位開于勇退夫子有之請受其卒章仲甫乾亨氏賦陟岵之二章雲門子和之子叔曰垂白倚閭其何能自貽伊阻乎猶惛順德惟閔牖予衆子鳳賦小宛之三章子奎和之子叔曰翼善不敗實二三子是依義方愧也子爵賦鳲鳩之卒章

子叔曰綿德比俗其何敢貪天之祐以為已助子胥晉而不賦子叔請之子胥曰重辭曰瀆又何賦也夫張子之言君道也連子之言臣道也子叔父仲甫之言子道也程子之言父道也董子之言天道也是故能牧之謂仁能臣之謂義能子之謂孝能父之謂慈能若於天之謂敬五者行于不替何德如之吾聞之古人之燕左監而右史廣儆脩昭紀訓也卒禮而不亂懋德而不荒是謂能享其得而無録胥不文請為直史子叔曰愛德

之辱浮實是懼載錫永訓敢不顧諟以對揚休命曰録子霄拜而録

遊武夷記

張子講學于崇將歸泛舟窮武夷之勝其徒二三子從焉遡流而上觀大王峯曰美哉壯乎嚴而紆鎮而毅矯而不回可以觀德矣觀兜孑峯曰武哉恍恍乎弗可禦已進善其足興乎觀鐵障峯曰二三子慎哉障以防欲懼其弗崇障以徹心錮將奚通是故君子貴善用也觀

玉女峰曰美哉溶溶乎肅而不厲婉而不褻峻而不危正而不倚麗而不飾其聖德之至乎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文王之謂也有餘慕矣觀大藏峰虹橋棧列仙槎橫壑曰幻哉神乎莫之悟也已夫流峙之崇深陵谷之變態吾不知天地其幾劫矣風燈泡沫其紫陽之感乎過金雞巖聞洞聲相應曰二三子聽之夫虛則通通則應天下之道感與應而已矣可以觀學也謁紫陽書院登高明樓望大隱屏曰美哉渾渾乎鬱而不亂廓而

不蕩區而不渙涵而不隘回而通夷而辨非大儒之居其誰能妝之有遺刑矣觀仙掌峰曰君子貴平也觀天柱峰曰君子貴立也觀題詩巖曰君子貴藝也不貴名也觀茶竈石曰君子貴用也不貴棄也觀天游峰曰崇履非難崇德惟難觀鼓子峰曰不聞非病不實是病窮九溪而後返曰曲而通利而恒循度而趨可以觀知矣觀一線天曰奇哉數之原夫畫一而象著乾坤定而八卦列可以玩易矣登三仰峰曰昭明哉其治世之氣象

乎崒群秀而位之卑尊定小大宜可以觀政矣巍乎其不可踰也可以觀極矣愾乎其不可量也可以觀度矣雖峻造弗是過也乃迓卭子曰張子其能師也乎心通乎道故忘物言通于訓故道章二三子識之乃記

佩蘭記

袁子愛蘭開九畹種之風露交香蕭艾俱化一日掇其芳英紉以為佩援琴而鼓孔子之操曰蘭非衆草伍深谷能獨芳綠艷不自媚當為王者香其友聞而曰得無

袁子出乎訪之果出咸賦同心之言以贈之於是度閩關下楚澤歷吳越齊魯之郊所過香名諯耳至燕聖天子聞其清馥拜貴溪令至則為治馨香人服媚之未幾秋風拂佩遂動九畹之思即命車復開九畹種之止山子慕風而造其室袁子握手若故知享之酒酣袁子出其友所贈之卷相語曰令者與子同心獨無言乎止山子曰昔子之往也諸子賦其出令子之來也吾當賦其歸矣遂醉摘蘭英取莖扣尊而歌于九畹之堂歌曰淵

明愛菊君愛蘭淵明歸來君亦還異世氣味絕相似同有詩聲天地間於是引火更酌頹然相對如夢寐亦不知歌聲之為蘭臭蘭臭之為歌聲也

蘿峰記

汪子托迹於江湖之間而自別其號曰蘿峰主人卯子曰吾聞諸尼父山水異形動靜妙會若子得無仁知兼體者與汪子曰否吾奚敢能托適已耳卯子曰子能言子之適乎曰鄙人之國去東北二十里許有松蘿山焉

吾考槃其北而南其山惟山之半石壁嵯峨惟山之巘松蘿交錯孤峯亭立列屏張幙拂天關於空濛扼地維而盤礴崟崟嶔嶔鬱鬱盈盈傲踈簾而抱秀排衡闥而送青登堂若拱出門如賔開一方之雄鎮貫四時而長春方時之晴霽也風交乖條春花落而香浮月浸踈蘿寒光凝而翠滴惟時陰暝則老藤蜒蝘驚虬起而動雲雷接葉拚幪髙螺擁而籠煙霭順時變態曠心怡神每忘言於獨坐時舉酌而相親樂哉此峯永矣盟訂故引之

以為已號非靜與性宜如仁者所樂也卭子曰否子慎所適哉夫君子善用其情則感象而得師不善用其情則玩物而喪志同行異情彼得此失是故君子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協于克一乃成其名葢因物則悟象因象則悟性在物非遠而在我非近也故曰得象者忘言役情者滯物子日求之行當自獲視彼仁者之樂於吾行乎奚悖汪子晃然曰由子之言萬物備我豈惟蘿峰哉豈惟蘿峰哉

山中集卷七

山中集卷八

明 邱雲霄 撰

說類

廣圖說

徐子之昆弟將異居其友圖管鮑為贈邱子因圖以廣義準經以昭倫作圖說以貽之其義曰聖人則心其次循言其次悟象則心者無迹循言者利行悟象者振志

是故易感莫如觀象啓性莫如繹言速化莫如養心聖人逺矣則心者㣲循言而入感象而起其君子之志乎令夫天下之物孰為大道盡之矣道孰為大倫盡之矣倫有五其四曰昆弟也其五曰朋友之交也古之聖人觀物而知通觀感而知化觀性情而知樂觀音聲而知文故播之雅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雅以正國棠棣其朏朏乎親親之道至矣故先之伐木有倫

哉其尊賢也故次之傳曰弗順于親弗信于友昭其叙也親而弗弛故而弗棄厚之道也是魯之世訓也知叙則行不迷知厚則道不廢管鮑之義今古與之篤友者慕圖之有足感矣徐子於其弟親也異其居勢也順勢於情無垣於勢倫盡而風遠矣或曰昔人美仲山父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惟賢者致賢善諸友必善諸昆弟可以觀徐子矣

達齋說

張子伯海以達名齋有取於水也訪義於卯子卯子曰思無泥理文無泥辭售無泥取達乎張子曰不卯子曰獲上無泥志宜下無泥令流遠無泥聲達乎張子曰不卯子曰言而無蹈行而無蹟從心所欲從容中禮達乎張子曰達卯子曰善夫子之志達也請語子山下出泉蒙達之本也流而不息達之實也江漢朝宗于海達之至也是故養其初之謂蒙緝熙其學之謂不息致其道之謂朝宗于海是故善學者其達也如流水不善學者

其達也亦如流水益善則達而不已不善則達而日畢可畏也已張子謝而歌曰水乎水乎逝者如斯夫載音而去

愛雲說

雲敷澤雨下土芭者甲者萌者達者華者實者槁而零者皆涥然興莫之或禦用不旣溥矣乎然咸歸功於澤雲弗與焉令讀雷處士傳自托愛雲觀其行皆軌動以風世務施而不德之事人但知爲隱君子是能退然不

有其有故莫之或知愛雲得無取象之然乎令厥孫龍津子業儒志在民物不知亦有得於王父者不有得充而拓之相業也

雲巖說

卯子嘗遊于白塔山抵萬軔之巔據磐石而坐俯首而縱眺焉時曉雲初隮充斥六虛萬彙潛形漂漂漠漠鬱鬱英英有如混屯肇開剛柔未立而渾乎無際又如溟渤汪洋波濤翻沸而茫乎莫測也卯子顧左右曰真大

觀也頃之暘谷寅賓巽鳴天籟忽而練飛縞斷輪轉蓋
縣或溢胸而度或捧足而團或飄揚而奔騰迅倏或徘
徊而意態俱閑詭變駭睜千態萬狀卯子復顧左右曰
真奇觀也又頃之曜靈既晩碧落長澄則歛跡藏蹤神
驅鬼策而杳乎莫知其所也于是卯子振衣而起浩然
而歎躊躇萬仞之岡而莫能去也左右請曰先生若有
得而又歎何也曰非爾所知夫君子之道如雲無心故
天下用之足以冐四海而潤萬物不用則與時卷舒隨

在安閑至其成功歛焉以退不同物而滯迹不與時而爭能故其始也天下莫知其有而終也天下莫知其無其有感於雲乎左右莫之喻越時晉安鄭子持雲巖卷相視卬予因述昔遊以相語鄭子喜曰善夫子之能道我雲巖也請書之乃為之染翰焉

半牕說

雷子結屋讀書而南其窗于時撫卷而會心參化而悟象緣感而暢音多于窻坐焉得之乃自號曰半窻子卬

子曰半之義何謂也雷子笑曰甕牖目僅足當窻之半非有說也卯子曰否不然也夫半全之分也君子體其全而處其半謙之道也是故用其全則盡物而不足用其半則資深而有餘君子所以居謙而自亨也故易謙之辭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夫謙有而不居之謂盈所以用其全也吾嘗博觀古人之道周詩祝其君曰如月之恒夫恒半也不言望而言恒何也蓋望則虧繼而恒將

就進也孔子觀廟器而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可以觀戒矣老子曰大成似缺有其全居其半缺之義也是知子將期於大成乎將戒滿而覆乎將進於月之恒乎將受益乎將行順若流乎將會鬼神之福乎將聚天下之好乎善乎子之用半得有餘不盡之道也人亦有言留有餘不盡之利以利天下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留有餘不盡之用以還造化請廣半窻之意雷子曰子之言則吾豈敢吾嘗坐窻之下時見春草浮青夜月流

素掩映之間但見其半而景意不窮故吾樂吾適乃名吾名而奚有於子卯子曰有而不居吾固嘉子能以謙道有終也或聞而曰卯其納約自牖

跋類

跋青山雙璧卷

傅氏二子幼善屬詞皆蚤死君子惜其不壽卯子曰壽之義曰久存沒年也非壽也百歲曰期亦且死泯泯而委之壑何衆也二子才以言見必名以言存庶幾古人

謂其次立言雖久不廢若則視泯而期者孰為久近卬子曰二子壽

跋武岡守傅公交際書簡卷

公沒于官啓笥惟交際書簡若干幅鄭宜人藏而歸之授其二子二子著重而藏之示守也卬子曰公貧於官可以觀臣道矣重於交際可以觀友道矣宜人知義其所藏可以觀婦道矣二子知守而弗失可以觀子道矣一事舉而彛倫具可以觀傅氏矣

跋林豐二翁詩卷

見素翁成化間疏光徹天地五谿翁嘉靖初疏明爭日月見素翁為御史中丞撫江右如氷雪征西蜀如震霆位司冦如秋霜五谿翁魁天下如景星位内翰如春陽晩謫漳海如閒雲於戲茲二翁之至文也詩其餘耳

跋周少叅汪刺史與傅丁戊詩文卷

卯子曰干旄詠息下賢之禮廢孟篋既死友德之義荒今楚八厓公叅知藩政白泉公為郡刺史皆以二千石

大夫下布衣愼賔客禮使二公相必握沐必吐哺以接天下士其文章必郁郁乎騣諸古之盛茲特其文之一與

跋董氏世德録

東屏公治崇之明年政簡而庭清民安而吏習因暇出其所藏世德録若干卷載諜重梓子霄歷覽而言曰竊聞之次以相繼之謂世善以成性之謂德是故君子兼善于通獨善于塞時而出之為可繼焉已耳締觀董氏

自唐侍郎乂公以下凡若而人其出也皆推道鳴義上
而為良臣下不失為循吏自宋盤澗先生以下凡若而
人其處也皆翊經正志上而為名儒下不失為高士前
芳後武父作子述歷有時代而似引無替古今可多見
邪令東屏公為政一無所苟其將世德作述也乎夫修
德以啓世仁之訓也脩籍以紀實義之承也修孝以事
先禮之本也脩文以詔後信之徵也是録脩而四善備
世德之光也于是乎跋

山中集卷八

山中集卷九

明 邱雲霄 撰

解類

賁邱解

賁邱先生初事儒而養器於鄉校事母至孝時將試筴於主司筮而得賁之六五乃感於象而嘆曰賁內離而外艮也夫離為文艮為止國外而家內也君外而親內

也內文外止顧遺親而急君邪吾飾其躬以事其親何
賁如之遂陳志求養於是矢心卭園竭菽水之歡樂日
用之常而慈愛交輝焉或謂之曰吾聞君子之事親也
大孝尊親其次顯親其次樂親子安於素樂則樂矣而
謂尊且顯則未也賁不云乎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子盍圖之先生曰六五以陰為賁之
主象在卭園蓋陽進而陰退也陽動而陰靜也陽顯而
陰晦也吾奚惑及親沒守賁益堅遂自號曰賁卭示志

也因復質義於止止山人山人曰富哉易也夫五君位也六以陰柔居之有下賢之象故其辭曰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又曰吝又曰終吉夫帛招之旃也戔戔淺顯之貌故賁於邱園也今聖天子廣求山林隱逸為國家得人其將有束帛而來者乎雖先生抱賁不渝若可吝矣茍從人以成賁之功不終吉邪先生笑曰否涼德緜行猶帛之戔戔在束無足多也惟不荒我邱園遺怨猿鶴賁在中也吾守吝以求終吉他又何慕然自六五進而

生上九有子之義上九之辭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吾將以白為訓使兒曹補賁之過而无咎焉或上而得志吾願也山人曰善用賁

素軒解

素軒子早學孔孟而以所學善其身行年五十林卧霞棲充焉内足不願乎其外也因后溪子問壽於止止山人山人曰吾静觀天下之物素則渾堅華而易靡是故惟素為最壽曰可得聞與山人曰吾嘗遊藍原之埜飲

于素軒之下觀其鑿池數畝引流千尺雙澗澄縈百卉環植亭約波光樓依雲直下虬枝于前楹屹磐石于中坻花次第而長春竹扶疎而藏日朝濯纓兮暮濯足靜洗心而動洗目風交疎柳卧北窗之羲皇月倚高梧泛小舠於檻碧蘭佩襌冠翎氅鞚緺南薰鳴琴高春玩易時則呼月招雲歌狂興逸纓銀絲而傲氷霜浮金鬱而揚芬苾忘大小之往來同鳶魚之潛戾此其為得之素而胎之乎壽者也后溪子㦬然曰予之言素得無絢乎

山人曰子何隘於知素也亦不聞乎昔者淍林剪綵花砌甃錢其苑囿也金龍吐旆玉鳳銜鈴其户牖也乳犹飴釜畫卵雕薪其食享也雉裘鷸冠錦幃肉屏其服御也山節草棁而室龜約軝錯衡而軒鶴其玩畜也是以士天身大夫天家君天國萬乘而天其天下然則素軒之素也何有於絢邪是故君子樂彼日用與物相忘禮閑弗越義路是蹈不僭不濫匪琢匪章罔炫巳以矜物無飾表而巾戕是皆素之為義也惟夫有諸巳之謂德

及乎物之謂仁惟德惟仁惟壽之楨吾故曰道莫壽於
素也素軒子聞而喜曰富哉素義我行其無貳

仕難解

浯州子將仕止止山人亦托於禄隱行將有別乃感於
時作仕難以遺之曰昔者山人與子共燈火時甞語山
人曰丈夫須特立於時毋湟於俗苟與草木同凋朽非
所以謝造化也山人曰子之言然既而子宦學成均山
人亦奔走圖養雖相遠去而砥礪前言洎今弗怠顧今

之世舉好尊而悅諛茍有分位相臨則責備深至欲方履而蹈直己而酬或顯則承羞幽則斂妬取疏而敗名卒無以售所志茍欲位升而聞流展其志意廣其眉睫非洩泄媚幻不可必得而君子終疾首不屑也令山人托禄隱於教職乃令之卑官猶得籍師道以自重周旋儀度可謝奔走以避譴怒子行將有民社得無分位相臨之勢乎簧舌磬腰脂容韋體非所便習而謂能將有遇邪夫芻狗簪緌非人所難君子貴投身於磷淄而免

也將執故不渝抑變武以殉之歟或者曰尺蠖之屈所以求信歟其悍悍無益於時無寧由由以偕俗也或者又曰寧範馳驅而不獲計枉直於尋尺之間而降志辱身雖泯泯於屠市釣荒有死不為也二者將安從哉山人為之解曰夫人剛則失物柔則失已二者偏之為疾耳夫君子之道有似剛而非者義之正也有似柔而非者德之謙也夫列爵所以辨分分定則禮立禮立則和行君子所以重素位正之秉也善蓄德者不以其所能

者先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媿人故大知若闇盛容若愚謙之從也二者相錯以酬於天下吾知其免夫是故君子不窺徑以求捷不揹階而自沮道之光也至于遺不遺乎時庸不庸於位命之尸也子能執以試諸磨湼之間乎浯州子笑曰吾聞之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卯之言然

辯類

怪辯

卯子遊山與翁子夜宿武夷之高明樓中夜有怪作人語倚門不進曰同遊不樂乎何睡之早也卯子應之曰我戴晨而遊抱日而歌汝胡不吾和而同吾樂胡深暮而來也怪應曰不能卯子亦應之曰我亦不能怪嘆而去卯子就睡翁子蒙頭屏息不敢語明日路問卯子曰物之常人之怪也人之常物之怪也翁子曰語胡而通卯子曰物常其常我亦常其常可翁子曰能役乎卯子曰彼不能變怪而常所以物也我不能變常而怪所以

人也翁子曰能害乎邛子曰彼之於我猶我之於彼也
翁子曰能去乎邛子曰天地自然之理爾理可去邪翁
子之疑釋

㖗囈紀辯

止止子曰蕉鹿具而寤寐混蝴蝶交而物我忘夢覺之
不辯久矣是故晝夜者促夢也今古者大夢也孰為㖗
囈而孰非㖗囈邪人亦有言堯舜夢治孔孟夢教禹夢
水稷夢稼周公夢禮樂秦漢以下各以其知之所能為

夢而六經百家皆其寱囈也然與不然其實境令安在哉然則華胥散仙之紀寱囈者寱囈也非托也且其日以游仙為事不知其以世為夢而求覺邪以世為覺而求夢邪散仙笑曰是亦子之寱囈也

醫辯

藍子者學於老氏澹然於外物而嗜於醫或告之曰是亦欲焉已耳夫情有所偏重志有所定趨而能謂無欲邪吾聞有道者心無所係而適適爾也藍子曰執術以

求直天下之道志也役役焉日吾將工於濟而不工於報也吾將得術而忘術也吾將一物我而忘之欲天下皆我忘也吾將以求仁也而子謂欲不亦異乎君子於是乎多其能術于時或有病氣者鳴而走痛治者曰痰熱中鬱氣由邪道耳劑之寒而疾日益或又曰鬱乘温則散抱寒則窒乃劑之温而疾日益藍子曰二者不知中和之道也温凉並施寒燠兼劑夫誰而憂治卬子曰有是哉子之昧也吾聞醫之道輔其弱抑其強而已矣

何有於是藍子曰人之一身猶天地也天地之氣陰陽而已矣在人之氣寒燠而已矣陰陽相勝則天地疾寒燠相勝則一身疾善者調而和之是故天地之氣和則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而萬物不疾人之氣和則六脉不亂五内不傷九竅不窒七情不鬱而百體不疾夫益弱而損彊治之善政也益之益之弱將彊至損之損之彊以弱憊是豈利於和物之道哉是故善將者無定算趨其利於勢則彊弱皆精兵也善治

者無定法趨其利於從則善惡皆馴民也善醫者無定方趨其利於性則溫寒皆和劑也故曰膠漆之子不能授以弄丸之巧藜藿之家不可語以大烹之調無他所執者固而所知者拘也卯子矍然曰達子之説可以使功可以使過可以任賢而位能相之道在是矣作醫辯

玄虛辯

玄虛子養真於石洞之白室一日過止止山中止止子相與坐於草堂而問曰玄虛之旨可得聞乎曰守吾之

靜養吾之虛虛乎其虛乃玄之居止止子曰敢問何謂虛曰守吾之靜探吾之玄玄之又玄至虛之門曰曷二乎曰玄爲虛祖虛爲玄毋合玄與虛至道之府曰然則子之道外靜則無事矣曰子之道不云乎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是故耳動乎聲目動乎色味動于口臭動于鼻意動于順體動于適夫惟動之不已則六根相搏衆欲投之如水赴壑於是閉玄竅以張皇據虛臺而跳躍或投富貴之鑪錘或抱利名之槖籥競徙薪以就燃甘

搧焰而同鑠則其為害也不亦虐乎是以吾將收吾明回吾聰安吾息清吾唇降伏意魔拔去動根存三抱一守靜合真于以周流乎六虛之表而出入乎玄牝之門也止止子曰吾聞守靜之家尚無為貴自然以子之言必致此身於枯槁絶物而後已則亦勤且苦也夫陰陽者道之體動靜者道之機感通者道之會死生者道之紀故君子養靜以閑動涵虛以待應守正以竢死盡性以致命不亦循其自然而安其靜定也邪令兗子之操

雖遺世獨立重關深林不能不與草木為徒泉石為隣晝夜為交寒暑為賓則其觸外感中安得斬情而冥其靈邪吾聞古聖人之行至其為用也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非天下之至玄其孰能與於此其為體也静故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虛其孰能與於此故曰體用不離與道為體動静交定優入聖庭玄虛執而不下既三日復來山中止止子相與採伏羲洞大演

周易乃憮然仰太虛而嘆曰至玄之道盡在是矣既別去復請言於止止子止止子曰至玄至白至虛至實先天者極後天者迹迹不離極極而離迹渾乎無端超然自得

儒辯

藍生以秀選入儒學卯子揖而進之曰聖人以儒設科子事於儒而知所求乎哉昉周官有曰儒以道得名夫道物之則行之極也昔者魯哀公問儒於孔子孔子數

儒行而備對之説者謂非孔子之言直戰國之習蓋以為漢人語也予於是益慨令世之不知儒其去漢人又遠矣夫漢人猶知儒者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博學待問懐忠信以待舉先勞後禄難合易去於道不亦近乎令之為儒呫嗶於章句刻畫於詞藝窺捷徑以前人務臨深而高巳其視漢人之命儒何如也夫儒之學曰明德新民止至善是之謂天德王道而已矣士之命志於儒也必思國家所以設學校以育之將以陶吾之德也設

科選以升之將以登吾之才也其博學強識必曰吾致吾知也脩辭立其誠必曰吾居吾業也有司知之進吾進也其不知之非吾事也上而宰相知之進吾進也其不知之非吾事也是之謂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使博學而強識恐恐焉人之不吾知也將以昭焉脩辭未立其誠恐恐焉人之不吾知也將以昭焉其為儒也異乎吾所聞矣昔夫子語卜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儒一而已矣君子小人於是乎分可不慎與

可不慎與詩曰令終有淑蓋言君子善慎始也子知所
正志哉

山中集卷九

山中集卷十

明 邱雲霄 撰

傳類

高石門傳

世之慕曠達者皆謂嵇阮劉李諸賢得醉鄉之樂為能養其真以成其名邱子曰醉鄉之徒乃負其不羈以俛仰于時不得直其志乃托諸酒以自廣焉耳當其酣酾

沈着任真率出繩度以傲睨一世真若有以忘天地之為高厚日月之為晦明古今之為久暫與萬物相忘於無何有之鄉矣使其醒解寤寐或觸而感其能釋然于懷邪愚謂醉鄉之徒非真樂也晉安石門子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眉以傅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禄之門而結霞上之居又自號曰霞居子善畫善隸草善八分書家貧性嗜酒日以飲為事御飲則盡醉醉則狂叫放歌由由焉任所適醉甚

則散髮赤脚飄然舉舞仙幻宇宙又自號曰髯仙子由是孤潔一世知名海内時軒蓋造之迫則見之求其所能則不得蓋不欲以所能工媚也及醉則雖尋常人投之楮素懽然揮墨任意縱横而結搆峻古意態突兀醒則雖工意為之皆所不逮蓋其適在酒而神在醉故邪鄉有宋子者與之善瘧歲弗愈一日造問之宋强疾移榻就堂相見因享之酒酣宋出素請畫遂染筆寫鞠數本倒垂縣厓而掩映於江波之間香姿隱隱有飄拂流

動之狀宋子冷然踈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淩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瘧不復發而就差焉時為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仙筆醉後掃丹青往往神鬼泣其妙入神態有如此者夫求樂而得所樂樂在物也樂所樂而忘所樂樂不在物在我也石門子於酒視醉鄉諸賢托以自廣焉者何如也嵗癸卯行年五十疾革夢有畫舫載巵促其登舟者遂呼家人進之酒再飲而卒先數月武夷霞峰子

卒相去千里不及有聞垂沒之日曰霞峰子先我往矣此人志在當時不酬所欲惜也聞者謂其讖語而不知其守靈不亂而能前知如此既沒聞者惜之卬子曰孰謂忘勢分一貴賤者顧不能了生死邪夫生寄也死歸也彼不悲而人悲之不能使彼之不悲人也石門子姓高氏名瀫字宗呂居石門山貧以自耕又自號曰庖羲谷老農氏云

文信侯傳

文信侯者姓石氏名方字文古先世事混沌氏兄弟分鎮諸岳嘗從女媧氏立大功封爵不及遂隱焉其族由諸鎮居布天下五方殊習而氣類遂分家于越之青田山者其本宗也子孫視他族猶為温克秦漢以來朝廷聞其賢遣使奉金聘之既至質而少文因未命官乃痛自琢磨日就規矩而習好古史籀氏書於是文雅日著上悅賜之彩命就史館授著作佐郎于時國家有聘問交鄰之禮於詞命經其潤色者益信重於其國天子以

善於其職封文信侯食邑南方雅好仙術於是辰州貢丹砂蘄州貢艾他隨方物或貢鵝翎貢絮貢草麻貢芝麻膏以供丹事乃鑄顏渥如赬如見者咸愛重之而朝廷信任益篤但性剛或館寓不得其所輒怒自傷由是寵任少衰間取有庳君子孫之齒者與木氏代其職而規度悉遵石氏無能改於其業而石氏世官亦罷置不常他族間有文彩精粹賢於本宗者率多取顯於時不廢其世爵至我皇上特起金氏為之專從事上卿執政

者有密聞許直達禁闥而其職益重矣

茅中書傳

茅君名聚字約之初為中山王護衛卒歲經烽刃有死不去王嘉其忠分封其子孫共有疆土茅氏之族遂廣焉歷勾芒氏祝融氏之世族類皆柔弱罔克任事故無登用者及白帝西巡所過以肅殺為事茅氏始化其習稍稍勁直可用而世猶以微族見遺秦始皇時忌古史剛方不便事于是蒙將軍迎上意薦羊氏居史館為中

書以柔順便旨歷世因之遂為世官當時無有知茅氏者茅氏不用散居南荒者反側不常漢世祖興命伏波將軍討平之乃樹銅柱視功宣天子之命令曰居夷者夷之居中夏者中夏之自是茅氏據我疆土者悉風靡效順及宋以來欲史氏大書以昭垂於後始病羊氏輭美順從非古良史于時有薦茅氏者乃遣採訪使以其先世為衛卒持兵刃招之一時連茹彙征上命爬疏汰其柔不克立者餘悉以次整齊之慮其渙散不用命茅

氏悉受約束詔金湯侯以風灰𤣥酒飲之令醉乃梃之少剉其剛悍之性明日即拜中書果丰神勁厲大非羊氏所及羊氏自此不得職因訴其世居史臣有功與茅氏爭位上遣石方鎮烏中丞白内翰治其訟三公會辨於庭謂茅氏剛而疎可大受而不可小知羊氏柔而密事無纖細未嘗糊塗宜各録用以器其材上可其奏於是並位中書焉

景㴽傳

工者景榮氏巧人也精於製器凡厥施巧雖大匠莫之喻者蓋忘於法而得之心也有索其器必越數月然後得或期年得或一二年得或三四年得遲回而出之貽其重也命以衆之能則辭設難以困其知則勇躍窮思以應之戹於貧必窘餓然後出一器而鬻之市好事者奔之僅免則否弗病力焉一日見邱子邱子曰廣若巧則富若直何憂於貧對曰小人工於巧而不工於求富也取者弗誠我且弗輕以衆遇我心且弗樂又何枉其

巧為亟亟器于家僕僕衒于市雖得之如倚頓則如死於餓卯子悵然曰令之工仕者不泚若人也其幾作景榮傳

楚人傳

楚人有入閫業鎖鑰者居清憲河之上巨足求履於市弗可稱者乃囑皮氏為製之成持以躢之又弗稱楚人自憤曰約而還之是不信也取而寘之是不情也終身而不履是亡禮也遂引槌鑿刖左一趾噴血滿室不色

變又刖其右趾雀躍于河之干濯以就履焉視者環堵而愚之楚人莫之顧傲然若得卯子聞之曰使天下皆能痛治其私以循厥度如楚人之勇焉俗其幾矣其後卯子遭之途果無二趾

山人操舟傳

止山子與程生君正將適越舟次城村有山人將之市呼渡甚急渡者曰舟楫具盍自渡而鳴鳴然也山人遂取楫放舟未中流漂蕩而下山人驚悸不自支將遡流

而順鼓欲左舟而右楫顛倒失措而舟愈蕩有浣童子
紿之曰急跪拜可止山人即跪拜瞏江而視者為之拊
掌絶倒山人力窮乃呼救甚哀為有力者泅而渡之止
山子顧君正子曰子識之學不達于經濟使居位操政
柄不至顛倒謬戾而淪胥以敗如若人者幾希其能免
天下後世一拊掌邪故曰上者舟也下者水也水以載
舟亦以覆舟蓋善操則濟不善操則溺

禮義廉耻四箴有序

予嘗善管子之言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不立則亂興義不殉則悖生廉不飭則穢及耻不遠則辱至四者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可不畏與因大書四字於堂壁復為四箴以自警云

天地定位乃立厥體萬品流形雜然終始三千三百人道綱紀如圜有規如方有矩出入不由剌興相鼠物得而叙嘉會爾止君子之門敬哉率履

右禮箴

萬變之質此心之權列敵度宜匪利其眩議而後動擬而後言剛以斷之方其外焉利用惟和乃固后艱無適無莫與時周旋砥焉大道不敢顧瞻

右義箴

哲人持介乃德之隅是非克明取舍不渝萬鍾不足一介有餘得不我加失靡身累胡冒貨賄為天下廚借曰寘頑職性斯戾不監饕餮千載形穢

右廉箴

人有聖賢亦惟我族有醜面目乃禽乃犢惟奮作銳忍辱曷續甘下以居聚流于谷天匪我啬胡為不淑棄善若塊護短如玉百爾君子誰無羞惡

右恥箴

山中集卷十